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五十五回 悲贈別修女遠朝真 證負盟癡郎甘棄俗

卻說綺香園中諸事，韻蘭忽然想起一事，命小丫頭來找佩纜，說正月伯顧太太等要來女戲，恐不敷熱鬧，聞蘇州術士汪夢蘭，曾遊歷外洋，售技得有外國國會銀牌，有三百餘眾戲術，飛水有二十八套，連出不窮，可去預先招請前來，並請將西洋機器影戲，一同帶來。在西客所演，並又陽公館送來十二尊金羅漢，不敢受領，可命妥當人送去璧還。正日早晚兩席，均用八大碟，十六小碟，六湯六炒，八大碗，外加魚翅燒鴨，後用滿漢菜。便飯十二碟，四小碗，六大碗。佩纜答應著，因問：「同文書院公送的緋絲壽屏八幅，龐公館送的金麻姑一尊，受不受？」韻蘭想了又想道：「受也無妨。」佩纜見別無他事便出去。轉瞬九月廿五，送禮的更絡繹不絕。佩纜總管內賬房，舜華、玉憐副之，秋鶴總管外賬房，知三副之，秦成總管收禮開發。蓮因、珊寶應酬內客，迎送接待，男客在東花廳，女客在西花廳。午刻正席，男在正殿，女在後殿。影戲在西花所，戲法在東花所，女戲在後殿，男戲在正殿。二十六日暖壽，二十七日正壽，二十八日蘭生、伯琴、仲蔚、友梅、介侯、紫貽、晉康一班熟人，第二次入園，同秀蘭、珊寶、蓮因、玉成、文玉、萱宜、凌霄及康姓等四教習，公祝。是日在正殿上，男女分席，同坐的正壽。這天佩纜又起頭約著舜華、紉芳、玉憐、青雁、金姐、鵝兒、霽月、侍紅、霞裳、錦兒，又珊寶的丫頭阿靚、秀蘭的丫頭小碧、湘君的丫頭補納、萱宜的丫頭琴娘、文玉的丫頭秋香，簽名公祝。又有教習女學生公祝。又有園裡三等丫頭老媽子一班，秦成約了男傭一班公祝。花神祠東西園門繫著兩架樹枝高障，上邊多是五色菊花，間著涉叻紅，芙蓉秋葵。正殿庭心也是花圍障，上邊幾百盞小煤氣燈，五色電光燈。菊花山在後殿庭心裡，壽星花台，在正殿門前，階上兩旁欄杆，無非是菊花、長春花、松柏、冬青等物。廿六這日已是熱鬧。廿七這日，僱了一班京戲演唱一天。是日早七點鐘，韻蘭已起身了，趕緊梳洗，秋鶴、佩纜來候示。韻蘭笑道：「你們也太煩了，我又不是上司官，何必如此呢？」伴馨笑道：「也是大家的敬意兒。」韻蘭道：「明天廿八，只算是我還席謝謝你們，一天都是我來開銷。」又吩咐佩纜、秋鶴，你們先去。秋鶴、佩纜去了。這裡梳洗畢，自己先吃了壽面，然後換好衣服，頭上一對粒粒圓光嵌翠珍珠蝴蝶，幾枝金剛鑽嵌寶金簪，珍珠過橋壓髮，髻後一圍珠絡，耳上鑽石珠金圈。身上穿著石青織絨全金龍鳳圖花襖，三色回文月華帶，時式洋花邊，鈕釦上一對珍珠小金錶。下身絳紅寧綢灑銀小百壽散管褲，也是三色月華邊，褲管口二寸多寬的珠網絡。外罩一條全金時花西湖十景馬面百褶大紅裙。足穿一雙繡鳳網絡小弓鞋，鞋尖一粒三分重的圓光珠打扮方完。佩纜打發人來請說拜壽的都齊了，王母娘娘還不臨瑤池，請姑娘去罷。韻蘭笑著點首，便出幽貞館，已有四個豔妝三等丫頭，抬著一乘五彩露頂便輿伺候。韻蘭命小蘭執著月紅先行，自己坐了便輿轎，四個丫頭抬著。侍紅、霽月、伴馨、錦兒也豔妝了，擁著韻蘭到花神祠來。伯琴等大家拍手，秋鶴喜得無可無不可。韻蘭至了正殿外，下輿看了一看，心中自是得意。戲台便一聲鑼鼓，放百子奏樂看戲。韻蘭拈香先拜了壽星，點了兩枝臂粗的大蠟燭，旁邊又有四對。佩纜來請韻蘭升坐菊花台，伯琴道：「我們就在殿上拜壽了。」於是一眾男客，大家行禮，嚇得韻蘭連忙跪下叩頭。男客禮畢，湘君等一班，教習一班，也都豔妝著來拜壽。韻蘭也還了禮，獨不見了秋鶴，家人去尋了來。原來也是這日生日，在那裡換衣服呢，不好說出來。佩纜等他們行禮畢，一定要請韻蘭升坐花台，然後我們行禮。舜華也來請，韻蘭卻不過，只得出來再再升座。珊寶、秀蘭、燕卿、凌霄走到旁邊來看，遇著韻蘭坐了。伯琴笑道：「秋鶴還沒拜壽，等他先拜了。」此時眾人欲捉弄秋鶴，預先約定，秋鶴因笑嘻嘻的走到台前，洋絨毯上跪下叩頭。韻蘭忙要立起想走下去還禮，卻被凌霄、燕卿過來一把按住笑道：「你與他要好，如此照應，也算有恩了，就受了他一個禮罷。」韻蘭嘴裡說不好，卻也立不起身，連兩隻手也都被他按住了。家人大家笑起來。秋鶴整整磕了四個頭，韻蘭坐受四個頭。秋鶴起來不好意思，一溜煙走開。伯琴遠遠羞他的臉，此時方是一班女學生分為四排，每排九人大家叩頭。韻蘭央告凌霄說他們，我要還半禮的，你們不好再強按著。於是立起身來，身向著外也還了禮。學生退後，佩纜等一班來拜壽。燕卿笑道：「他們拜你不許還禮了，你不依我，把你縛在坐上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們真是一班混混，你也不要來胡吶，我遵命受他們的禮，何如？」凌霄遂不動手，韻蘭真個坐著不動。任佩纜等數十餘人去叩頭，接著秦成獨自一人來叩了四頭個退去，然後小丫頭老媽子一班拜壽，又是龍吉、丁兒及園丁、更夫一班叩頭。韻蘭見後來兩班，不能白受他禮的，因命佩纜開了花名，放了賞。女學生也有賞賜。拜壽方畢，外邊的客人方次第前來道喜，如洪太太。謝太太、趙太太、孫太太，連許夫人也來了。韻蘭深抱不安，再再三三的謝了。排起席來，伯琴等乘間去了，說定明日再來奉擾。這裡各位太太點了幾齣吉利戲文，演起來。到三點鐘方才席散，有回去的，有留著看戲的，晚上各處都點子燈，真是曲盡絲哀，五光十色，說不盡的富貴氣象。秦成看這位小主人爭到這般境地，果然比先主人在日好了，心裡一想，便也十分得意，歡喜鼓舞起來，心中感動，反墜了幾點老淚，立在壽筵前指擦，偏被韻蘭望見。想他必定是想著舊時主人，所以下淚。韻蘭這麼一想也就傷感要墜淚，因客人在座，又是慶事，遂連忙忍住。是晚直鬧到二更，客人方散，戲也停了。韻蘭命秋鶴、佩纜收拾料理，自己先回屋裡來，躺在榻上，命侍紅輕輕捶腿。說起秋鶴拜壽一事，韻蘭也笑了。一宿不表。次日，是請介侯、伯琴等男客及燕卿、湘君等一班女客，在正殿上合宴，另備十二席，七席送到東院，請教習先生同學生，五席送到西院，請佩纜等一班，及二三等丫頭。殿上因議定要行令，所以湘君請佩纜監令，命舜華、霽月去西院陪客。這裡男客墨士、仲蔚有事不能來，來的是紫貽、介侯、友梅、伯琴、蘭生五人，秋鶴陪著坐。在東席，女客燕卿、文玉、蓮因、玉成、凌霄、小蘭坐一席，佩纜陪著，萱宜、湘君、秀蘭、珊寶、月紅坐一席，韻蘭陪著。計十三人，連男席共十九人。都是相熟，如一家。蘭生看看人數少了，佩纜道：「上年祭花神慶賀，也是這時候，當時人數也齊，正是極盛，何等熱鬧，現在不過隔得一年。碧霄姑娘一去之後，園裡使蕭索起來。」眾人聽了，無不歎息。珊寶道：「當時真個盛極了，柔仙弄篋篋，幼青彈琴，雙瓊姑娘機器戲也好看。珩堅奶奶、素秋奶奶的畫，喜珍奶奶、素雯的笑話，玉田的飛刀，馬姑娘的風琴，月仙的琵琶，各位太太又趁著興也算快樂極了。現在風流雲散，喜奶奶、素奶奶、雙姑娘死了，柔丫頭、幼丫頭這般死法，碧丫頭又仙去了，前又聽得素雯慘死。」伯琴還不知道，急問素雯如何也死了。韻蘭道：「聞被這個爛良心的男人，肋上轟了一洋槍，在大水缸裡淹坐一晝夜，活活浸死的。現在月仙又這樣的死，珩奶奶又遠去了。」座上的人聽了想一想，無不下淚。蘭生想著雙瓊，伯琴想著素雯，幼青、珊寶等想著碧霄，凌霄想著柔仙、月紅。因燕卿要寫什麼，正替磨墨，聽了這些話，想著月仙、小香。秋鶴想著蓮民，介侯想著小香，各人各有心事，都鄙視相對。還是湘君、蓮因把各人勸著，燕卿道：「我今日要想行個詩鐘令，你們大家作楚因對立。韻丫頭的大慶，你們到底也要有些忌諱，你們若再要哭，我要罵山門了。」忽見月紅把黑墨指了面變成花臉，燕卿遂把手巾替他擦，說：「你扮焦贊盜骨哭幾聲，倒不須開臉了。」眾人看了，不覺破涕為笑。月紅還在那裡拭淚，佩纜遂去拉過來，攬在懷內與他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莫哭，姐姐也到了天上成仙人了，你將來也要去見他呢。」月紅方漸漸的平了氣，席上遂大家喝了幾杯酒。佩纜聽得燕卿說要做詩鐘，便說我們上了大菜，再做。一面命丫頭去取文房四寶來，一面斟了一大杯酒道：「除不能做的不算外，其餘每人要做，不成者兩大杯，不好者一大杯，佳者共賀一小杯。」燕卿笑道：「甚好。」少頃菜已上齊，蘭生便請出題。韻蘭道：「我們先點了香，橫在桌上，把銅鉦繫了線，垂著，香上用墨點畫寸為度，線繫在寸上，下面地上放一個銅盆承著，焚到墨點，線斷鉦墮，墜在銅盆上，自有聲音，有了聲，便不能交卷，就要罰兩大杯了。」紫貽道：「如此極好！」於是一面收拾起來，點了香。佩纜取了一本書，命人隨意說第幾行第幾字，說我們先詠字而後嵌字。於是翻了回字簾字，佩纜道：「一句要切回，一句要切簾，不露字面。」眾人遂搜索起來，韻蘭道：「去請舜華來做謄錄，我們做好了，密交二人，教他寫在紙上，公同評閱。」珊寶道：「公同評閱，恐多爭執，我們仍派秋鶴做考官，教他評了甲乙，再寫罷。」燕卿道：「不好，你和韻蘭頭的字，秋鶴認得出的，須叫謄錄謄在卷上，再閱。他就在卷上寫定甲乙，每次只須五名，或十名，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寫定，以外通算不取，不取的飲一大杯，第一名共賀一杯。不交卷罰飲兩大杯，你們以為如何？」蘭生道：「極好。」佩纜道：「香到了快做罷。」韻蘭遂去請了舜華、紉華來，另到旁邊東首廂房裡去，差別的小丫頭往來傳卷。

秋鶴則命到西首廂房，叫月紅、小蘭去陪著，另送了菜去吃酒，等著看卷。東廂房已另送了酒菜，凌霄、玉成不能做，情願去陪舜華、紉芳。這裡佩纒先交了卷，其次友梅、紫胎、伯琴也交卷了，看香只勝一分，大家便急急寫了出來，交出。忽聽當的一聲，香已到了，只有蘭生沒交卷，罰了兩杯。佩纒瞅了一眼道：「我和你說快些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我已吃了，下回再做。一回膽好交秋鶴評定了送來。」眾人看時，只見上寫各人做的，上面寫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個字，秋鶴道：「你們誰做的我不知道，各人自己去認，誰做的在下邊注一個字罷。」於是十個人紛紛注了，寫的是：

中文古作盤旋勢，庚 丁字新開蕩漾波。 介侯

一桁暮雨滕王閣，九轉詩腸屈子潭。

蘇蘭詩豔雲添錦，丁 湘竹紋疏日射珠。 文玉

翡翠鉤懸迎燕睇，辛 璇璣錦織固駕盟。

深閨倒織想思句，靜室垂留耐久香。 珊寶

舊院棗花新月影，丙 曲欄梅字古雷文。 蘭秀

湘妃淚染珍珠幔，己 蘇女文成織錦圖。 紫胎

依稀鴻影芳心隔，甲 曲折雕欄細步通。 湘君

鸚鵡籠開光映碧，璇璣錦織句題紅。

雕欄曲折題心字，乙 珠箔玲瓏漾眼波。 韻蘭

斑竹紋成懸一珩，戊 君蘭織句絡千絲。 友梅

步遍空廊剛九折，隔將綺戶恍重山。

江流曲似輪腸轉，日皎鉤懸素魄迎。

湘君考了第一，大家恭賀一杯，其餘不取的各飲一大杯。佩纒因不取，心中怏怏，說再不取，我不做了，拚得每回兩大杯的。

於是又翻了一字年字，重點子香做起來。不一回大家交卷，取出來，合填名字，這回取了十卷，彼此傳觀題目，是一年兩字眾人句云：

獨抱文章天下式，乙 漫搜甲於紀元編。

花簪唐殿笛初唱，英紀堯階歲已周。 韻蘭

奇探玉府思夔足，庚 笑向花叢紀鳳齡。 伯琴

問馬流光漸長齒，甲 占鼇名第溯從頭。 佩纒

倦我日長遲漏滴，丙 驚人語好待珠穿。 秀蘭

鳥馭行遲剛轉歲，己 犧爻畫始紀開天。

吹律應時餘合閏，舉杯邀月影成三。

登壇西漢知名士，丁 假我東山學易心。 湘君

義畫開天文教辟，戊 堯階定閏歲功成。 燕卿

我輩抱才天下式，癸 個臣無技子孫基。 珊寶

芳齡荳蔻從頭數，壬 新月簾攏比甲痕。 萱宜

相思望月同今夜，辛 離別花開又復時。

春宵刻比千金價，秋士華悲七月時。

道士未判陰陽始，豐卜應同古昔時。 蓮因

佩纒考了第一，心中自喜。秋鶴道：「珊寶雖取，卻無年字，惟刻畫一字尚好。」蘭生又是落第，同文玉、介侯、友梅、紫胎，各飲一大杯。再翻題目，是寫字夜字。佩纒說要嵌字了，因隨意取了一撮瓜子說數清楚除七算零幾粒，即嵌在第幾字，一數卻是零一六粒，佩纒道：「鶴膝格，嵌在第六個字裡，只要嵌，不詠物了。」遂把香重點起來，大家怕罰，離了坐，苦心孤詣的走來走去。韻蘭走到祭台後，看自己的像，珊寶倚在欄杆上呆呆的，佩纒出去坐在菊花台，韻蘭坐的寶座裡，想一回想了二句，又不好，把腹稿細細改了，便去交卷。介侯、伯琴去看壁上掛的十六條泥金大壽屏，絕好的柳字，燕卿走到東南牆角去，呆呆立著，秀蘭就伏在桌子上想。萱宜走到廊下踱來踱去。佩纒喚道：「萱姑娘不要到那裡。」文玉接口道：「可是到秋鶴那裡去通關節麼？」友梅就坐在本位，仰著臉閉著目的思索。蓮因脫了帽，光著頭，立在友梅背後，一回把吃下的瓜子殼兒放在友梅臉上。友梅倒嚇了一跳，眾人看見都笑起來。只有蘭生禿著頭，急得頭上汗膩膩的，佩纒笑道：「不好了！香完了，快交卷罷。」蘭生更急一回，走到佩纒捏像前看了又看，把手去摸摸腳。佩纒走過來笑道：「你做什麼，還想開心摸這個，香不到半寸了。」蘭生皺眉道：「多喝了三杯酒心思散了，實在沒得好句子，好姊姊你教給我。」佩纒搖頭笑道：「低些說，他們聽得呢！」說著，便走了開來，去寫了二句，拈個紙團兒，又潛地走過去，離開五六尺，只一擲，蘭生便拾起來，去照寫了。佩纒擲紙拈兒將手一揚之時，偏被韻蘭見了，暗暗點頭，卻不說破。伯琴也看見佩纒揚手，忙走過來尋，卻已被蘭生拾去。伯琴卻不知道，找了一回，不得又不見。蘭生在那裡，心中也疑惑，因向佩纒笑嘻嘻看著，說道：「你剛才一擲做什麼？傳遞搶替都要重罰呢！」佩纒的臉紅了一紅說道：「你又看見什麼了？我們姑娘的像，在那裡是要替姑娘的神像代倩。」韻蘭冷笑道：「姑娘不要你代做的，你愛誰就和誰做罷。」一句話說中了佩纒的心，愈加不好意思。眾人又哄堂笑了一笑。佩纒只得避開，要想到廊下去看舜華、紉芳，又恐眾人說通關節，於是到西院見鶉兒同凌霄的侍兒青雁正在五的對的豁拳，見佩纒來了，都立起來，說：「好極了，佩纒妹子快來打個通關，我們酒吃得多了。」佩纒見玉憐、補衲、鶉兒、秋香、金姐、小碧臉上，都紅紅的，因坐下問道：「你們怎樣豁呢？」玉憐道：「今日都是青雁贏的，你酒量好，打他十杯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也好，我們用大杯豁。」鶉兒已豁定了，吃了四杯，青雁吃一杯。聽佩纒說要和他豁十大杯，便笑道：「你是有人受吐的，我吃醉了，自己吃虧。」佩纒把他啐了一口，便豁起來，卻輸了七杯。佩纒不信，再要豁十拳，又輸了八杯，只得吃了。方欲再豁，聽得伯琴一疊連聲走來喚，佩纒方走出來，覺得有些酒意。伯琴便執著佩纒手，走到殿上來，一面說道：「卷子都評定了，蘭生考了第一，問甲字句，沒人答應，問了三遍，蘭生方答應了去。我們叫他背，他又背不連貫。明明是你的代倩，要罰你呢。現在第八辛字，沒人認，怕是你的。賀第一的酒，因也沒吃。」說著，已到殿上，燕卿已斟了三大杯，笑說：「罰槍手的，你的賀酒，就免了罷，橫豎自己賀自己。」佩纒也不理論，勉強喝了，先去看評定的，只見秋鶴、凌霄、小蘭、月紅都來了，舜華等也在那裡。知道燕卿的意思，就此收令了。佩纒看寫的是：

丙深巷寒聲驚夜析，丙 高樓冷思澀鴛針。

三更霜冷侵鴛瓦，一片風淒惱夜鐘。 湘君

丙湛露沫恩歌夜飲，戊 下風祝壽頌鴛鴦。 文玉

辛百年伉儷新鴛偶，辛 一曲淒涼子夜歌。

丁涼斯秋水文鴛夢，丁 靜聽寒閨子夜歌。

簡策聚螢勤夜讀，

畢羅大雅詠鴛飛。 秀蘭

庚 芳名豔說雙鴛記，庚 旅思寒驚半夜鐘。 燕卿

甲霜寒桂窟凝鴛瓦，甲 月落楓橋驚夜鐘。 蘭生

乙秋思誰家星夜月，乙 春情得意紙鴛風。韻蘭
已瑤圃月明香夜合，己 綺窗人靜繡鴛鴦。
海市大觀升夜口，天廷首簡度鴛針。 珊寶
癸同心願築雙鴛塚，癸 驚夢如聞五夜鐘。介侯
王池塘殘月文鴛夢，王 燈火元宵不夜城。友梅
深巷門刁驚夜客，畫樓煙雨靄鴛湖。

佩纒迷迷糊糊，遂於百年伉儷一聯底下，去注了佩纒兩字。伯琴笑著，還要把佩纒打趣，又找他豁拳，畢竟紫貽好，說收令罷。一面便催吃夜飯漱口畢。紫貽、伯琴、介侯、燕卿先去，友梅要和蘭生同走，蘭生道：「我還有話和佩姊說，你先去罷。」友梅知道他兩人交情，只得先走了。此時東西院也都散席，韻蘭、湘君、月紅到東院去看美姑娘等講話。蓮因、萱宜、凌霄到西院去，秀蘭、文玉、舜華、紉芳在裡面桌子上，點了一盞大保險燈看詩鐘，說這聯好比第一強，這聯這個字不妥。蘭生在台階上向佩纒招手，佩纒走出去，執著蘭生的手，呆呆的微笑，又想什麼的，卻說不出來。蘭生道：「什麼話，快說罷，這裡沒人聽得的。」佩纒一手把金簪剔著齒，停了一回，低低的笑道：「我等了你一年，聞得你雙瓊姑娘不在，我倒著急，現在你心上究竟想什麼？」蘭生道：「我有許多話要和你商量呢。」佩纒笑道：「我同你到我屋子裡去，趁現在他們都在這裡。」蘭生點頭，遂一同去了。這裡老媽子等抹桌掃地，秋鶴監督著吹息燈火。珊寶先同秋鶴講了一回話，因多喝了兩杯酒，覺得身子有些告乏，便喚了玉憐，一同回去。走過韻蘭的房子，見幽貞館後面佩纒房裡燈火甚亮，玉憐道：「奇了，韻姑娘還在祠裡，難道佩丫頭先回來了？珊寶笑道：「恐怕未必。」玉憐低低說道：「姑娘你聽裡頭還有聲音呢，我去看看。」珊寶道：「去看什麼走罷。」玉憐不聽，遂走過去，隔著竹籬，竹籬裡面，多是蔦蘿遮著，卻看不清楚，因立著靜靜的聽，好似兩個人在房裡說話，喁喁切切的甚低，辨了一回，只有一句大約說的是：「從今日起，我的身體交給你。」其餘都聽不清，這句話也是玉憐意會的，便捂著嘴兒要笑出來。珊寶性情仁厚，恐怕有什麼故事兒，便催玉憐回去。玉憐笑著一同走了。珊寶埋怨道：「有什麼笑呢？就是佩纒回到屋裡，也不過和姊妹們說說話兒，你又當新聞了。明兒不許和人多說，拌了口舌出來，你仔細。」玉憐答應，遂一同回延秋榭來，不題。

次日小蘭的夫家打發人來，接了小蘭回去。韻蘭也坐了轎子到各處謝壽。忙了三天，已是下元令節。湘君將要動身，忙著部署，屋中物件，卻並不帶去，都交給韻蘭收著，惟帶著兩個箱，一個籃。所有老媽子丫頭遣回的遣回，自去的自去，補衲則贈給珊寶。湘君只帶了舜華同走，蓮因公餘之暇，便替湘君部署一切。無人之時，便談論修道的話。湘君叫他不必故意矜奇，外面照舊，不必檢束。珊寶、韻蘭也常來相見。韻蘭問幾時回來，湘君搖頭道：「不可預定。」又向珊寶笑道：「你的大喜，我不能賣了。我現在看起來，園裡頭的姊妹韻丫頭是不必說了，豈知你倒是個大福人，但後來也須仔細。」珊寶紅著臉微笑不答。到了十四，伯琴等來送湘君，熱鬧了數天，十九日天赦吉期，湘君動身。合園姊妹，及燕卿均送到船上。湘君換了一身女道士妝束水田衣，頰雲髻，手執拂塵。韻蘭離情無限，珠淚瑩瑩。湘君道：「你莫哭，我們好姊妹還有相見之期。現在臨別，我有一個偈語，你可記著，將來好再和你相會，須知人生百歲，皆屬虛浮，一剎那間都成陳跡，即如我們，此番離別，到了明日，又是陳跡了。愛惜光陰，宜及時修省為死後地步，所有一切因果，前晚我已約略告訴你了。但是我們姊妹相聚一場，大家要好，我和你雖後會有期，然臨別之時，不可無所持贈。我有一偈，你可記著。」因說道：

富貴莫溺，堅持國香。一夕跨鶴，火宅清涼。

韻蘭道：「第三句怎麼解？」湘君道：「到時自有應驗。」珊寶因也問終身，湘君笑道：「你現在已是三品夫人，何須問得，但官兒雖好，不宜戀戀高升，切須記好。」秀蘭道：「官宜高升。」湘君道：「高升有高升的不好。」燕卿道：「我呢？」湘君道：「姊姊是百折不回的人，閱歷已多，自有懸崖勒馬的主意。將來老成碩果，魯國靈光，倒是勁氣耐寒後■的松柏呢。」范文玉、陳秀蘭、向凌霄、白萱宜、史月紅也要問什麼，湘君道：「月紅自有好處，你們四個人，我也有四句詩，但也是我胡謔，並無什麼意思，我也解不出來，你們各人自己去解。」因念道：

伯樂相逢便寄身，綠珠高占萬山春。麒麟入夢花開罷，羨煞文君第一人。

又道：「這是我的胡言，諸姊妹的歸結，倒是佩纒姑娘，目前要保重些。」佩纒急問道：「好姑娘，我有什麼奇禍？替我說，我也防著。」湘君道：「我哄你，你莫急。」佩纒道：「姑娘這話，必有意思，請說明了罷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你不求上達，早早收場便好了。叫我說什麼呢？」佩纒一定要請教，湘君道：「你只有十二個字，兩句詩還好，這首詩，共有四句，是現成的，他收的兩句最好，頗切你，我已把珠筆圈好了，改了兩字，你去問你自己姑娘。」韻蘭道：「你沒有和我說過，我那裡知道呢？」韻蘭心裡雖如此說，卻想著了，原來本年春間，湘君有一部自己批點的《紅樓夢》，送給韻蘭，賈寶玉神遊太虛一回中，有指襲人的兩句，堪羨，優伶有福。誰知公子無緣，湘君把優伶兩字，改了鄉人兩字，兩句把珠筆來密密圈了。韻蘭看了不解，因問湘君說：「你也是個胡鬧，鄉人兩字改得很不通。」湘君笑道：「雖然不切襲人，卻是切你佩纒。」韻蘭當他故意尋開心，遂一笑置之。至此方想起來，又不便說出，湘君道：「佛家不打誑語，你不記得麼？」佩纒因問韻蘭什麼兩句，韻蘭哄佩纒道：「很吉利，回去我和你說。」佩纒遂不再問。後來回去，韻蘭造了兩句告訴他。佩纒半信半疑，也探問不出，只得罷了。且說眾人送行已畢，將要開船，韻蘭等快快登岸。湘君送出船中，立在■首，看見秋鶴替眾人執了竹篙，以當扶手，心中也是難過。湘君笑道：「你莫愁，我和你不先要看見，你記著叮囑秦成西北方去不得，古廟裡住不得，見機便回。」秋鶴不知道他說的什麼，方欲問個明白，舟人已把竹篙挑板抽去，鳴金開船。看官問我說湘君此次到峨嵋，應坐長江輪船，何以鳴金開船呢？原來湘君與碧霄有約在天台，相約乞贈丹藥，所以湘君只說要先到杭州燒香，再赴峨嵋，其實並不得四川去。湘君因怕眾人盼望，所以說得遠些，倘多耽擱了日子，大家想湘君的念頭可以淡了。此番湘君此去，道滿成仙，依然復位。舜華在太華山望月跌下，脫了凡胎，也成正果。後來湘君來度韻蘭，在綺香園作散花大會，這且不題。

眾人送行回來均有不豫之色。韻蘭、珊寶、秀蘭他三人和湘君是結義姊妹，最為知己，這回子感念園中姊妹星散，風景淒涼，四人相聚而泣。佩纒已陪著下淚，後來美姑娘來了，大家方才止哭。湘君動身，玉成因病未送，到廿三日玉成病癒，廿五這天，韻蘭請玉成搬到漱藥■去，要想賀賀，替他起病。豈知蘇州信來，十一月初一日要來迎娶珊寶，因把起病之事權且擱起。原來珊寶的丈夫是劉四公子，號玉山，兩榜進士，保升道員，年僅二十七歲，新近斷弦，向係珊寶熟客。此次續弦，便娶珊寶是大家心中合意的。珊寶本是有錢，不須身價，反帶去萬餘金。二公子與秋鶴向來相識，此次恐場面不甚好看，故命珊寶拜許夫人為母，與蘭生結拜兄妹。出嫁這日，便借蘭生家裡場面闊大，韻蘭、佩纒、秀蘭、文玉大家又忙起來，得暇與珊寶妮妮絮別，黯然銷魂。秋鶴與珊寶曾有交情，更為難捨，吉期隔夜，大家送珊寶到顧府。許夫人收拾瑣瑣的房間給珊寶住。韻蘭、秀蘭住在顧母老房裡，凌霄、萱宜、文玉、玉成回去，佩纒、李明珠陪著珊寶。原來李明珠就是雙瓊的丫頭，雙瓊死後，明珠到顧府來哭訴雙瓊的苦處，說都是為了蘭哥兒要娶白秀芬，她便立志死了。因把以前雙瓊與蘭生如何留表記，如何訂嫁娶，各節涕泣告訴了一遍。許夫人如夢方醒，埋怨蘭生怪他不早說，又念雙瓊慘死，明珠此來，必有深意。豈知蘭生因雙瓊死了萬種傷心，便發了癡病，言語無倫，一心要到美國去。許夫人急透了，連忙寄信士貞，把這事詳述一遍。士貞更急復信回來，說明珠是雙姑娘親信侍兒，你們且去哄這孽障，說等你好了，便收明珠為妾。做了親，即便成房。又令明珠陪著伏侍，譬解他聽，家中得了此信，如法泡制，蘭生方漸漸病好。也不及成房，便做了紅娘伴宿，豈知霞裳吃起醋來，想我和蘭生形影不離，尚不敢苟且。現在倒後來居上起來，於是與明珠尋釁。明珠雖不怕霞裳，但因李代桃僵播揚起來，大家笑話，於是密稟許夫人。許夫人無可如何，只得兩全其美。許了霞裳，說須等蘭生做了親再收，霞裳遂也罷了。是明珠到顧府的來歷，此時佩纒和明珠陪著珊寶，夜間談起這件事來。佩纒在韻蘭生辰這日在自己房裡與蘭生密談，蘭生雖有無限心事，只恐佩纒多心不敢說，只是呆呆的想，心猿意馬，手足驚顫，佩纒疑他年紀尚輕，含羞畏縮。因著實的

溫存，說你做子親，只要求一求太太，和我姑娘說一聲兒，我又是不要身價的，便成功了，蘭生只得答應。佩纒看神色有異，說：「你莫非嫌我不貞麼？」蘭生聽了這話，知佩纒誤會意思，起子疑，因道：「姊姊如此待我，人非草木，安敢貳心？我若疑心姊姊，天誅地滅。」說著便哭了，佩纒便掩他的嘴笑道：「莫嚷，人家聽得了笑話，我是玩的呢。」豈知蘭生別有對不起的意思，說不出口來，佩纒那裡知道呢，此次李明珠把霞裳吃醋這件事談起來，珊寶也聽住了，探他口氣。恰值許夫人來了，遂把雙瓊、明珠、霞裳的事，渾講一遍。珊寶便替佩纒憂心。佩纒聽得明明白白，左右一想，覺得蘭生負心，深悔廿八這夜，孟浪時，便覺得百體四肢，酸癢起來，直到心頭，鑽入腦門，從鼻子眼角裡出來，哇的一聲，衝出一口熱血，接著又是幾口，兩眼一瞪，倒在牀上便死。許夫人、珊寶、玉憐、明珠都嚇慌了，連忙招人中，噴涼水，喚的喚，救的救。韻蘭、秀蘭、玉成、文玉、凌霄得了信，都趕過來，也嚇得心中亂跳，嚷了一回，把佩纒救轉來。幼芳和佩纒極好，忙去絞了涼水手巾，趕著替他擦臉，口喚妹妹。佩纒還氣，一聲哭出來又吐一口血，大家說好了，心中放定。老媽子和他收拾血，掃地，幼芳幫他換衣服。珊寶便問怎麼？佩纒哀哭一回，涕不能答。珊寶只管問，佩纒哭聲住了，仍舊淌淚，說不出的苦。只搖搖頭，面色閃得雪白。韻蘭來了，摸不出頭腦，心裡又憂又急，看見一屋子的人救他，自己插不下手，反閃在旁邊，叫人快喚。既而聽得珊寶說好了，佩纒又有了哭聲，韻蘭便念上天保佑，挨進來看了一看，冷笑道：「癡丫頭，真把人家嚇死。」見幼芳、補衲、伴馨、風環、月佩大家忙著伏侍，韻蘭看玉憐立在那裡不動，便退了出來，扯著玉憐問他。玉憐把方才的情形，密密告訴了，又道：「姑娘大誕的晚上，我和我們姑娘走過姑娘的房外，看他的房裡有火，聽得二人說話。好似蘭生也在那裡，但也不清楚，不知道是不是，只聽得佩姑娘說要把身體交托。」韻蘭默然停一回，歎道：「男女之好本來大家有的，他兩個人，我也早知道了。但是蘭生太懦，佩纒太癡，我上年祭花神的前兩日，也到這裡來請願太太，見旁邊沒人，我隱隱把這事向太太提起。太太便跟緊了問我，只好直說了，但不敢說先前受吐的一節。豈知太太聽了，面有怒容，說：『這個孽障！還了得，倘然老子知道了，必定活活打死！』」玉憐新與佩纒不合，因道：「姑娘既然說起，我也膽大說了，我先前聽得珩姑娘說過，太太聞得佩姑娘來歷，不甚喜歡。」韻蘭點頭說：「我的話你也莫告訴人。」說著，只聽裡頭喚韻蘭姑娘，韻蘭便走進去，當佩纒死去時節，眾人都來看，獨不見了蘭生，霞裳便各處去找，那裡有什麼影蹤？便回來。許夫人也找不到。大家說恐怕到場上去，秋鶴一個人在園裡，恐怕到那裡去，就是到介侯、伯琴、仲蔚、友梅處也未可知。霞裳道：「伯琴、瞿士、仲蔚今天住在這裡，現在還在書房裡。」許夫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不在秋鶴處，即在友梅、介侯處。」就差他三位去尋一尋，霞裳道：「他往日出去，必找松風或是梅雪，現在獨自一人出去，也不告訴一聲，真也糊塗。」許夫人道：「孽障真要我命了。」遂叫松風、梅雪、柳煙去請莊老爺、洪老爺煩他們替我去尋，你們就跟了他去。松風等去了。韻蘭、佩纒又要送佩纒回去，這晚的忙到比正日子更忙。許夫人等到四更天，方見柳煙一個人回來，因急問怎樣？柳煙道：「許多地方都找到，都說沒有來過。韓老爺、秦成也替我們在外邊找，故我先回來告訴太太莫急。明天總要尋回來，今晚大家都睡了，不好開門打戶的。」許夫人心中雖急，也是沒法。次早韻蘭等仍舊到園裡來，惟月紅因陪佩纒不來。許夫人已命柳煙、顧壽、顧福、徐起到上海尋去。秋鶴、介侯、友梅等也來送珊寶，安慰了許夫人一回，只見男家娶親的來了，是把船停在吳淞江裡，執事人排了儀仗來娶的。許多銜牌，寫著賞換花翎、三品頂戴題奏道、戊子科舉人、乙丑科同進士出身，即補府正堂儀仗十分齊整。三聲炮響，鼓樂喧天，彩輿停在大廳上。新姑爺先進來行禮，伯琴替了蘭生循著俗禮，把珊寶濃妝大服，打扮得天仙一般，攙了出來。新婿禮畢，方才動身。許夫人又急，蘭生又要行禮，奔來奔去，心也急碎了。內裡幸虧各位姑娘，外面幸虧秋鶴等相幫著，還是井井有條。珊寶自然先行辭祖，然後上轎，只聽轟轟的三聲大炮，金鑼十數下，噴吶喇叭裡頭，許多執事，或提燈，或掌傘，或執扇，或捧鳳冠霞■，把彩輿擁了出去。許夫人因不見蘭生，借著送珊寶，哀哭一場。外邊掩了門，韻蘭等把許夫人勸住了，大家進來道喜，許夫人那裡再有心腸快樂。飯也不要吃了，盼著松風等還不回來，真個急得要死。到裡頭外邊散席，豈知禍不單行，又接到胡順堂從橫濱寄來電報，說士貞於十月廿八半夜去世。許夫人聞訃大嚎一聲，登時倒地，奄奄死了。韻蘭等趕緊呼救，良久方舒，遂扶到房中，百端安慰，松風回來，說：「蘭哥尋不著。秋鶴跌足，還是仲蔚有計，說兩重著急，恐有意外之變，須哄他一哄，過了目前，再想別法。」瞿士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仲蔚附耳說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瞿士大喜告訴了眾人。又暗暗通知秀蘭、韻蘭、文玉。蓮因隔夜未來，今日也約了燕卿回來，聽了這計甚好。介侯因叫松風進來，和他說明了。又叫他停一回尋蘭生的人回來，你也去暗暗知照便是，合府的人都要瞞著。松風答應著，便去用計。許夫人在牀上，已剩得一絲氣兒。文玉、燕卿、韻蘭、秀蘭、蓮因、玉成、明珠、霞裳、月佩、侍紅、金兒、百吉，上下大小丫頭圍著，松風急奔進去，直到許夫人牀前，假做喘著，說：「蘭哥尋著！蘭哥尋著！」許夫人心裡一清，消停片刻，松風又說蘭哥尋著了。許夫人命人扶著，慢慢坐起半身，問在何處？松風道：「他因珊姑娘出嫁，要送到蘇州，恐怕太太不肯放，所以瞞著人藏在妝奩船中。昨日已經開到蘇州去了。現在莊二少老爺知道了，要叫他回來成服，打諒明日趕迫到蘇州去。」明珠、霞裳等皆不知是計，心中一快，許夫人亦覺少安。罵了一聲孽障，命霞裳收拾鋪蓋行李棉被衣服交給莊二少爺帶去。許夫人因蘭生有了信息，心裡稍寬，專辦喪事。此時徐起已升了總管，便叫他上來，安排成服。韻蘭記著佩纒先行回來，秀蘭等到夜深方散。秋鶴感念子虛恩義，向韻蘭告了五天假，願在顧府幫忙，等候靈柩回來。此時伯琴已電致順唐，旋得復電，說外國例當日殯殮，初二料理店務，初三動身，初五可到，蘭生不必前來。時伯琴一班人，都在顧府裡辦迎殯，大家懷著鬼胎，蘭生一事，將來不知如何結局。到了次日，仲蔚只得把許夫人托帶蘭生的行李，命松風押運上海，暫放店內，自己去別許夫人。許夫人、明珠、霞裳諄諄相托，說：「叫他早早回來，老爺的凶信等他回來了說不要提起，恐在客邊急壞了身體。」仲蔚諾諾領命而出。不覺失笑出來，便與介侯商議，一面登報一面再去認真尋覓。許夫人向伯琴催問，伯琴托辭支吾。初二這日，介侯、仲蔚等又尋了半天，友梅、介侯別去，連佩纒都無暇去看他，回到靜安寺尚坐未定，龍吉氣急敗壞的進來，說：「不好了，韓老爺，姑娘死了。」秋鶴大驚，問姑娘何以了？不知龍吉說些什麼，再看下回。